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

咸豐九年己未九月癸未吉林將軍景淳奏九月初三日接准署黑龍江副都統愛紳泰呈報八月二十四日海蘭泡夷官布色依親詣衙門會晤述稱現接木哩斐岳幅咨文半月可至江城等因知會前來即飛飭前派黑河口守候督辦夷務之署副都統富呢揚阿烏蘇哩口協領祿昌不時偵探一俟會晤木酋務當欽遵先後奉到

諭旨明白宣示詳細開導不得稍有含混一面咨復愛紳泰酌飭知照布色依並奉

諭旨此次木哩斐岳幅前至吉林會晤等因查吉林省城距烏蘇

哩口三千餘里。斷非該夷所應到。且俄酋照會內稱木哩斐岳幅等約於九月二十日前後至黑龍江等語。現在黑河口烏蘇哩口各有委員守候。當即恭錄

諭旨。暨照會六件。密飭富呢揚阿祿昌欽遵辦理。並知會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查照。惟現據烏蘇哩委員協領祿昌等報稱夷目奇薩羅幅帶人折回。經祿昌等會同已革副都統吉拉明阿往見。宣示伽號原委。反復開導。令其收回人船。以敦和好。詎該夷毫不介意。輒稱爾等在此多日。休云收回人船。以後還有許多欲入。語言肆逞。驕橫異常。並將該夷居住之赫哲。不准聽官驅使。亦不准遞送公文各等情。

夷目奇薩羅幅前經著副都統富呢揚阿委曲開導。至再至三。該夷堅以木酋之言是遵。並於烏蘇哩迤東百里之外伯力地方。聚集千餘人。備有槍礮器械食糧。視其種種行蹤。則在京所遞難免擾亂侵占之言。諒非無因。該夷自康熙年間平定以來。歷守藩服。嗣因窺知中土未平。勢難兼顧。因而陽請分界。陰圖侵疆。近年益肆橫恣。動輒恃强。第無論其如何開導。亦未必即能俯首無辭。實非以理所能馴制。反復思維。固不可自我開釁。尤不可束手僨事。任其蔓延。亟應密籌全局。設法布置。曾密劄三姓副都統嚴飭軍民不准句結交易。違者訪實斛省。照軍法從事。原所

以暗杜貪心。淨絕根株。而免露痕跡也。查三姓地本苦寒。無貨可易。乃該夷必欲在彼通商者。希冀已入門戶。則順江上游。全省可達。無所顧忌。該夷豺狼成性。包藏禍心。恐不止侵占吉林。難免別圖進取。惟頻年以來。吉省軍民。開其兇燄橫恣。無不志切同仇。要因限於時勢。隱忍而待。設該夷膽敢恃强擁衆。由三姓順江上游。則接界即屬阿勒楚喀。伯都訥二城。彼處居民。早已準備。誓不相容。亦非官兵所能約束。第琿春孤懸東南。附近海沿居民無多。現擬於打牲烏拉。揀派丁壯數百名。備齊器械。資其口糧。令於明春。變裝前赴綏芬一帶。以巡海捕牲為名。藉壯聲勢。協

同捍衛。該丁夫等到山。星羅碁布。足使俄夷無所施其伎倆。且現在各處城鄉。按牌團練。精壯丁夫。自固閭閻。兼之所挑旗丁。勤加訓練。以為策應。無事則寓兵於農。不露聲色。有事則眾志成城。足資禦侮。再圖勒密居夷奇薩羅幅行蹤詭詐。現居冬令。所有前派守口官兵暨委員協領祿昌。倭克錦等。礙難遠令折回。已酌備氊棉鹽糧。趕緊撥發接濟。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奏。俄夷勘界。先已派員守候。並籌辦地方情形一摺。吉林距烏蘇哩口三千餘里。斷非該夷所應到。俄酋木哩斐岳幅。如至烏蘇哩地方。景淳亦未便前往與之見面。即飭

在彼守候之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協領祿昌向其詳細開導毋得遷延了事致貽後患夷目奇薩羅幅不肯收回人船語言驕橫並拒阻赫哲不准驅使及遞送公文復在烏蘇哩迤東之伯力地方聚集千餘人備有軍器食糧顯有尋釁之意狂悖已極斷非口舌所能折服該將軍前已令攬頭招募人夫保護山場並擬揀派丁壯數百名於明春變裝前往綏芬一帶以巡海捕牲為名借助聲勢布置尚為周妥富呢揚阿等守候該夷僕木哩斐岳幅到後情詞恭順撤回人船自可暫時羈縻設敢恃眾侵占吉林地界則是該夷自起釁端該將軍總以該處居民不容侵占地方官未便彈壓為詞以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激勵

城鄉團練。嚴密設防。切不可先行開仗。亦毋任該夷肆意蔓延。

是為至要。

甲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由軍機處寄到伊格那提業幅致該夷信函一件。竊照大沽海口。於九月十一日申刻。見有三桅夷船一隻。在攔江沙外。向北行駛。至黃昏時。仍見帆影。似在北塘海口停泊。不知係何國船隻。十二日早。瞭臺瞭望。僅有夷船一隻。揆其形勢。似係俄羅斯夷船。伏思本年七月初間。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寄與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信函。有數日內船到北塘之說。

兩月之久。並未到來。是該夷言語。殊難憑信。此時駛至夷船。即使果係俄夷船隻。亦屬可疑。更恐該夷暗藏𠸄咈之人。探聽消息。尤應倍加防範。且未經奉有

諭旨如何辦理。未便遽行接待。隨即派委從未與俄夷會面之候選知府錢鑴。署天津縣知縣姚煦。前往北塘守候。已面飭該員等。如夷人投遞文書。不必接收。尋覓食物。亦毋庸應付。答以曾與𠸄咈二夷接仗。現在設防。爾係何國船隻。我等不能辨認。再俄夷來往。向由張家口行走。若紛紛由各海口投遞文書。取道進京。各處口岸。均應專派官員守候支應。勢必接應不暇。不勝其擾累。一經疎慢。轉致有所藉

口。且於中國體制。大有關礙。是日午刻。該夷船板一隻。上有十餘人。駛進內河。稱係俄國之人。投遞照會。經委員等斥駁。其通事二人內。一係廣東人。年約十八九歲。自稱伊跟隨咈國之人到此。委員向其究詰。又一通事極力掩飾。稱係僅有一人。又稱並無他國之人。查其形色。深恠廣東人出言冒失。足見夷情叵測。隨處施其詭詐。詳飭委員延宕支吾。恭候

訓示遵辦。茲奉

諭旨。該夷有寄信件。代為轉遞。一二人進京遞信。妥為護送。遵即

飭令委員將伊格那提業幅信函。交該夷收領。並據該夷

呈出給恒福照會一件。駐京俄夷信函四件。該夷初原無意進京。拆看伊格那提業幅信函。執意進京。並稱伊格那提業幅要與伊等會面。有商辦事件。是以議定准令二三人進京。仍須聽候請

旨遵行。並向該夷告知兩國和好。本無猜疑。惟現與咦咈交仗。海口設防。不得不加意詳慎。雖係俄國船隻。有無暗藏他國之人。亦須查明。庶免疑忌。當派縣丞黃惠廉營弁邸瑞祥前往該夷大船稽查。旋據同營稟稱查得該夷大船。約有俄夷五六十名。咈夷一名。係由上海開行。船上有萬斤以上大礮一位。萬斤以下大礮數位。並鳥槍等項器械。據咈

夷一名。係搭船赴日本國傳教。依夷亦赴日本國過冬等
語。並據黃惠康等稟稱該夷舢板同至大船。通事人等將
議定進京人數。向夷酋告知。該夷酋因恐往返耽延。有需
時日。又因北塘海面風浪過大。難以久停。是以不願派人
進京。現已約定暫在北塘停泊。聽候伊格那提業幅來信。
到來即便開行。其意反覆。殊難測度。除將照會一件。封送
軍機處。恭呈
御覽。信函四件。一併齎送軍機處。轉交理藩院傳該夷收領外。相
應請
旨飭下理藩院。索取該夷回信。迅即發遞來營。以便擲交該夷收

領。即飭開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接收俄夷照會信函一摺。俄夷既恐進京往返耽延。有需時日。又因北塘海面風浪。難以久停。該大臣等。已與約定。暫在北塘停泊。聽候伊格那提業幅回信到時。即便開行。所有該夷交來之駐京俄夷信函四件。已由軍機處。轉交理藩院。付該夷收領。一俟取到伊格那提業幅回信。即由軍機處。遞交該大臣。行營。令委員等交付該夷。飭令迅速開行可也。至俄夷照會內。有物件幾匣。同公文轉送之語。本日該大臣等咨交軍機處文內。並無此件。並著查明辦理。

乙酉。俄羅斯咨文。

為轉送書信事。准本月十八日。由北塘發來書信。內稱本
國送信船隻。務等接到回信。方可回國等語。本大臣備書
信一函。並封於文內。懇乞貴大臣飭令交付前來北塘俄
囉斯國兵船官員。再船上有應送本大臣物件。或船官願
復書信。懇乞二位大臣飭令物書並收。妥為送交本大臣。
為此咨行二位大臣可也。
丁亥。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於途次飭知愛紳泰。加意
偵探。守候夷酋到日。務即欽遵先後奉到
諭旨。逐層開導。據理曉諭。如該酋必欲會勘界址。即於黑龍江左
岸現在該夷占踞地方。劃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將左岸

空曠地方。全行許給。一面遵

諭辦理。一面與該夷訂期。飛速呈報。以便剋期前往查辦。現於九月初八日。馳抵省城。初九日。接署將軍印務。第該夷狡詐多端。黑龍江城距省八百餘里。若俟該署副都統呈報到日。再行前往。儻往返稍遲。不免仍有藉口。隨將交代事件。略為經理。於十一日攜印起程。前往黑龍江等候辦理。雖夷情叵測。是否允從。尚難逆料。惟有竭盡心力。設法開導。以期稍有挽救。

硃批。知道了。

癸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隷總督恆福奏。夷船在北塘海口停泊。數日以來。尚屬安靜。九月二十一日。軍機處遞到伊格那提業幅給伊國兵船信函一件。遵即派員送往。因連日風勢不順。夷船在攔江沙外停泊。委員坐船。為風浪所阻。不能駛近夷船。至二十五日。風浪稍息。始行送到。該夷接收。即於是日午刻開船。向東南駛去。前據黃惠廉稟稱該夷欲赴日本國過冬。未知確否。該夷行蹤詭秘。殊難測度。至前據該夷照會內有物件幾匣。同公文遞送。經委員向其查問。據稱彼時原欲遞送。因未裝妥匣桶。是以未經遞送。現在給伊格那提業幅信函二件。食物酒瓶計

三匣一桶。祈遇便寄京等語。再俄夷船隻。准由北塘海口遞送文信。係在暎咈兩夷未經決裂之先。所定之約。現在暎咈二夷。自接仗之後。尚未輸服。不知何時前來報復。俄夷時至海口。人物船隻。均難辨認。設有損傷。轉非和好。可否由恆福咨行理藩院。傳知該夷。迅即給伊國寄信。嗣後該夷船隻。暫毋到設防各海口。以免錯誤。應俟海口平靖之後。再照前約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俄夷得有回信。該船現已開行一摺。該大臣等將伊格那提業幅回信。發給俄夷。該船即已開行。其留存寄京信件。即著遞送軍機處。轉交理藩院。以便發交

伊苘收領。所稱俄船時至海口。難於辨認。擬由恆福咨行理藩院。傳知該夷。嗣後毋到海口。俟撤防後。再照前約一節。自為慎重防務起見。惟俄夷書信。准由北塘投遞。既經定有專條。設該夷援此爭辯。不肯遵依。轉難駁詰。況該夷往來書信。若悉由庫倫轉遞。更覺騷擾驛站。至各國船隻。有到大沽海口。毀我防具者。不論何國。一體開礮轟擊。前經剴切諭知。諒該夷亦不敢干犯。儻僅到北塘停泊遞書。必不至於滋事。以後俄夷如有船隻再到北塘。求遞書信。著僧格林沁等。仍將書信接收。許其轉遞京中。所請由恆福咨行理藩院之處。著毋庸議。

十月己亥。軍機大臣彭蘊章等奏。籌維防夷之策。在築礮

臺以利轟擊。尤在洩水勢以遏其往來。本年天津海口。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安設鐵戧木排。遂能擊毀夷船多隻。大獲勝
仗。可見阻遏夷船。不使進口。已著有成效。該夷被創之後。
難保不再圖窺伺。天津海口。既不能久駐重兵。而經費有
常。尤恐難乎為繼。查上年大沽礮臺失守。夷船由海河直
達天津。其時津郡已在夷人掌握之中。勦之則不能進攻。
撫之則徒為遷就。此皆無守之故也。臣等再四思維。惟有
洩水之法。使夷船淺阻。不能深入。則礮臺防兵。更可得手。
大沽距郡百里。即使夷兵登陸。必不敢遠離其船。直抵天
津。夷人失其所恃。可不戰而自屈矣。伏思上年屢奉

諭旨。令於南北運河洩水。並經前尚書朱鳳標等奏請掣動衛河等水。以制夷船。復

命僧格林沁等悉心酌辦。嗣因夷船退出。未及詳議經久章程。臣等細心採訪。南運河滄州南二十五里捷地隄。有向東大石牐一座。牐之東現有河形。因年久淤塞。若挑空深通。導之東流。至海岸平窪入海。再於天津城西芥園上下。開引河一道。令水由城西入南窪。則南運河之水可減矣。北運河楊村筐兒港牐口基址尚在。若一律挑通。則水由東淀入海。而北運河之水可減矣。南北運河之水既洩。而大小西河之水。於天津城北西沽地方。匯入北運河。每遇盛漲。

水勢浩森。亦須設法旁洩。查城東稍北。舊有減水河。名賈家口。通陳家溝入東淀。此處略為挑濬。導之東流。則西河之水可減矣。又查郡城東南馬家口以下。亦可開導引河。引水入南窪。白塘口以下。舊有古牐。亦宜開濬。則海河之水可減矣。以上各口。或修理舊牐。或建築土壩。無事則閉。有事則啟。來源既分。則下游易淺。雖海潮既強。而長落有時。夷船斷不能貿然直入。如此辦理。於守禦之策。益有把握。將來即可稍撤防兵。以節經費。或慮河水旁洩。恐於農田有礙。不知南北運河。各有減水小河。原因夏秋水大。藉以疏消。今因其故道。量為開通。並建立牌壩。以時啟閉。不

惟無損於農田。兼可以弭水患。誠一舉兩得之事也。相應

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恒福遴派幹員。周歷履勘。實心經理。及蚤興修。不得草率了事。至此項工程。係就本有河道。挑穵深通。及修理舊牐。建築土壩。工費似不甚鉅。或作正開銷。或由官紳捐辦。應由該大臣等酌量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彭蘊章等奏。豫籌天津海防。仍請宣洩河水以制夷船一摺。據稱夷人被創以後。難保不再圖窺伺。惟有洩水之法。使夷船不能深入。則礮臺防兵。更可得手。上年屢經議洩南北運河等水。旋因夷船退出。未及詳議。今查南運河水。應將滄

州捷地隄淤河挑通。導之入海。再於天津城西開引河一道。令入南窪。則南運河之水可減。北運河水。應挑通楊村筐兒港。令由東淀入海。則北運河之水可減。大小西河水。應挑濬天津城東減水河。使之東流。則西河之水可減。再於馬家口以下。開導引河。引水入南窪。並開濬白塘口。則海河之水可減。以上各口。或修理舊牐。或建築土壩。無事則閉。有事則啟。來源分。則下流易淺。夷船斷難深入。於守禦之策。較有把握等語。海口久駐重兵。深恐經費難予為繼。果能宣洩河水。使夷船不復能入大沽。直抵津城。則地險可恃。即可稍撤防兵。著僧格林沁恆福查照該大臣等所議。派委妥員。分投履勘。儧將各牐壩修理。實能減

洩河水。有裨守禦。即著乘此冬令水涸之時。趕緊籌辦。此項工程。係就原有河道挑挖。工費自不甚鉅。或作正開銷。或由官紳捐辦。並著僧格林沁等酌量奏明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癸卯。江南道御史富稼奏。查俄羅斯來京。分居南北兩館。此次來京俄夷。時有招聚貧民。散贈布疋錢文。曾經理藩院出示。禁其出館。惟北館地當東直門東北隅。風聞有該夷假濟貧之端。便施惑衆之舉。誘人習教。先給錢文。領人子女入館曰當差。以七日為一班之說。從中顯有鬼祟。應

請

飭下步軍統領密派幹役。詳細查明究辦。以杜搖惑人心。而免流

毒於內地。

諭軍機大臣著步軍統領。兩翼總兵。而商具奏請旨。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海防事務。關繫重大。必須為經久之計。方為籌畫萬全。可以遵守。上年夷船退出。奴才僧格林沁。會同前署督臣瑞麟。創建礮臺。修築營壘。本年正月到防後。復行添置防具。一切鐵錢鐵練水雷。凡有可以設法之處。隨時與奴才恆福。會商辦理。五月間。夷船闖入海口。查其船身輕便。喫水只五六尺。並不待大潮方可行走。擊退後。至今數月。奴才等無日不以防務

為憂。即無日不以布置為念。因思海河之水。如能宣洩。使

夷人詭譎伎倆。無所復施。方為得法。屢經採訪輿論。僉以

天津海河。為直隸各河下哨。匯而入海。河面寬七八十丈

至百餘丈不等。海口水勢。深者四五丈。淺者二三丈。每遇

風大潮湧。長水至一丈有餘。即平潮亦長水七八尺。其潮

長時。均過天津以上。直達楊村。實苦無禦潮之法。是以未

敢議辦。今奉

聖訓指示周詳。奴才等查彭蘊章等所奏。將滄州捷地隄。天津南窰

及楊村筐兒港減水河馬家口白塘口等處。或修理舊閘。

或建築土壩。以洩海河之水。既可阻滯夷船。又可節省兵

費。詢為通盤籌畫一勞永逸之謀。第運河之水。可以洩使旁流。而海河之潮。難以禁其頂托。其滄州等處。臣恆福於五月間。亦曾派員前往密查。據稱上年有挑濬捷地隄石閘之議。民間似以為未便。即天津府城以東之馬家口。白塘口。似可減洩水勢。使潮水不達天津。而全河之水注於一隅。深恐不能承受。致有漫溢之虞。若由此二處挑通河道。引水入海。平溜時固可洩水。而長潮時海水又復湧進。是於海河之外。又增一道海河矣。臣僧格林沁於道光二十一年。同賽尚阿查看直隸各處海口。曾至大口河。該處海口。上潮九十里。上哨並無來源。潮漲之時。商販大船。可

以藉潮浮送至六十里之官家莊是潮勢之漲落實非人力所能施晝夜圖維無從著手究竟抵禦潮水有無善策及各處閘壩能否挑通有益防務而又不累民閒必須逐細履勘且能熟悉河務工程行止方能定局相應請

旨簡派熟悉河務大員帶同熟悉天津情形之京員馳赴天津會同臣恆福親詣履勘如果可以興辦此項工程再由臣僧格林沁等妥為籌議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籌宣洩河水請簡大員會同查辦一摺據稱海河河水寬深潮水漲落並無一定非人力所能施其滄州等處挑濬隄牆前曾查辦民間多稱未便請派員

會同履勘。再行興辦等語。宣洩河水之議。係由候補道丁守存函致彭蘊章。四品頂帶李湘棻函致匡源。而李湘棻言之尤為詳細。是以該大臣等據實奏聞。請飭籌辦。現據僧格林沁等奏請派熟悉河務人員會勘。京中並無可派之員。惟丁守存等言之鑿鑿。或有把握。此時直隸南路喫緊。丁守存既經派往辦團。自未便遽行調回。李湘棻又偕郭嵩燾前往山東。如能調李湘棻先回津郡。著令其將所言宣洩事宜。詳細臚陳。即由僧格林沁恆福派委妥員。會同該員逐處履勘。如有把握。再行奏請興辦。儻多窒礙。即著毋庸辦理。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現據俄夷文稱。三姓

國存之夷人○係黑龍江固畢爾那托爾管理等語○當即奏
准遵照新約○仍飭由該國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轉行知
照各在案○復查此案○似應作為已見○咨行該國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迅速轉飭○務令將前赴三姓之夷眾○趕緊調回○
並應行嚴禁各夷眾○嗣後毋得肆行滋擾○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接
貴國大臣七月十八日文稱○俄人徹卜勒幅○由黑龍江闖入○
在

大清國地方被殺等語。查徹卜勒幅由黑龍江行走。並非職所屬之地。係黑龍江固畢爾那托爾所轄。應由該大臣會同

大清國黑龍江大臣查辦。此外事件。應由

大清國京師衙門與駐京使臣辯論。儻如有事。該使臣可以申報敝國大部。所有貴處告知之事。並非本城所屬之處。相應聲明原由。為此咨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准軍機大臣劄交內開。俄夷徹卜勒幅等。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徹卜勒幅晝夜登岸。赴民婦王高氏家。欲圖強姦。被民人劉有。用劈柴將徹卜勒幅毆斃一案。

着庫倫辦事大臣。行文俄羅斯國等因。劄交前來。本大臣
聲明案由。懇爾迅速轉報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將由黑河
口駛赴三姓地方之夷人。即行收回等因。咨行在案。嗣據
文稱。由黑河口駛行之徹卜勒幅。被毆身死一案。並非本
處所屬境內。係黑龍江固畢爾那托爾所屬地方。應由該
固畢爾那托爾。會同
大清國管理黑河口等處大臣查辦聲明緣由。
大清國內閣與駐京之俄羅斯國大臣辦理等語。咨行前來。查
事關爾國本處應辦之件。均皆咨行爾固畢爾那托爾。歷
經遵辦在案。並無行文別處固畢爾那托爾明文。此案咨

行爾國之文。因係軍機大臣劉交本大臣之件。是以仍行咨送貴處。且爾屢次懇請差人進京。咨送公文。本國並未斥駁。況爾國人在三姓地方滋事。係應查明辦理之件。豈可駁斥不收。此案即或非爾所屬。何妨轉報爾國承辦各國事務衙門。相應聲明緣由。再行咨送。懇祈迅速轉詳承辦各國事務衙門。即將由黑河口駛赴三姓之夷人收回。一面嚴飭爾國夷眾。嗣後不可肆意妄行。釁滋事端。致擾我國人民。祈悉照前文辦理。爾署固畢爾那托爾素稱曉事。歷任以來。辦理諸務。俱照兩國定例辦理。似此無關緊要之件。應毫不推諉。咨報該衙門辦理。合併聲明。為此咨

行。

硃批。覽。

庚戌。吉林將軍景淳。署船廠副都統祿權奏。據黑河口督辦夷務署副都統富呢揚阿等報稱。九月二十五日巳刻。據巡弁報有上駛大火輪船一隻。隨飭佐領春福防禦松常乘船迎探。詢係木酋之船。至申刻到卡。復派佐領永祥勸其登岸不從。富呢揚阿即同倭克錦督帶各員。親詣船次。先晤通事喇嗎阿瓦庫瑪業金福。稍通漢語夷目普西諾。及會見木哩斐岳幅。狂妄驕橫。語言忿怒。輒問吉林將軍。因何未來分勘地界。富呢揚阿即以奉派在此守候會

晤。辯白吉林烏蘇哩綏芬等處。並不與俄國連界。無所用
其查勘。謹遵
大皇帝恩旨。除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准其借與爾國暫居外。其
餘應遵康熙年間分定疆界。各守各土。不得稍有侵越。爾
等務將烏蘇哩內人船即行收回。以敦和好。該酋諵諵向
松花江邊巡指畫。不知何詞。復以黑龍江將軍奕山副都
統吉拉明阿均因前辦不善。蒙
大皇帝分別懲治情形。向其詳細剖辯。該酋聲稱我亦知道。聽說
將吉大人鎖拏烏蘇哩枷號。詢其船經何處。視該酋比畫
之狀。係由波力外淄至此。遂即詰以爾既知奕將軍等均

因爾國背約闖占烏蘇哩獲咎。即應代為設想。迅速撤回
人船。方稱和好。該酋答稱現有使臣伊格那提業幅在京。
專辦此事。如辦不了。我必得與吉林將軍再辦。富呢揚阿
即以烏蘇哩綏芬。既不與俄國連界。無從查辦。寸土斷不
敢允許。亦無可再議。該酋愈加忿怒。聲稱我到瑷琿。另有
剖辦。又言既係和好。如何將前赴松花江商人徹卜勒幅
殺害。隨答三姓地方。本非俄國人所應到。亦不准通商。上
年徹夷闖越到城。無惡不作。曾經行知爾國。將其懲治。因
何本年又復任其闖入。五月間黃夜登岸。圍姦民婦王高
氏。致被流民劉有氣忿毆斃。因念和好。先將夷從屍物派

員交普西諾查收。其先犯俟訊擬定案。奏明另行知照辦理。前已行知布邑依在案。該酋猝然聲稱行期甚忙。即催署副都統等下船。再向辯白。無如通事不肯詳細傳述。該酋搖首指畫。故作無聞。及訂詢徽夷之事。面交普西諾聽候辦理。富呢揚阿因其催逼過促。即同委員等下船。其火輪船刻即拔錨溯游黑龍江上駛。隨將普西諾約至卡倫。告以徽夷之案。仍照前字俟訊擬奏定到日給信。該夷唯唯作別等因。查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時值在彼守候。署都統愛紳泰。亦係專辦之員。此次晤會。亦必實力開導。諒該夷未必即能俯首無詞。第無論該酋如何詭詐陰謀。情

強尋釁。固不敢稍涉遷就。任其蔓延。亦不肯輕舉撻難。墮其術中。惟嚴密籌防。設法圍維。以為將來轉圜地步。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祿權奏委員會晤俄酋。不遵開導一摺。此次署副都統富呢揚阿。會晤木哩斐岳幅。詳細開導烏蘇哩綏芬不與俄國連界。無所用其查勘。令其收回人船。乃該酋愈加忿恚。肆言到愛琿。另有剖辯。並催該署副都統下船。即溯游上駛。該酋在黑河口。不遵委員開導。驕恣已極。特普欽現在守候該酋。愛紳泰亦係專辦之員。如與該酋會晤。仍應實力開導。告以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既借與爾國。已屬中國和好之意。吉林地方。本非俄國連界。斷難允准。速將人船收回。無可再議。儻該

酋桀驁不馴。先開釁端。該將軍等惟有密令城鄉團練。及趕緊招募攬頭人等。作為居民不依。欲與該夷相抗。然後官為調處。使該夷知眾怒難犯。不至得步進步。無所底止。此中操縱機宜。全在該將軍等斟酌辦理。以折其驕橫之氣。至在京之伊格那提業幅。日久不歸。並無應辦之事。吉林黑龍江爭論地界一節。早經告知該夷酋。應由外辦理。不使從中生事。該將軍等仍與木酋辯論。相機措置可也。

辛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咪酋華若翰先請查照新章開市。曉諭商民。經臣節次專摺馳奏在案。迨奉到咸豐九年

八月二十二日

上諭。適華若翰已赴日本。臣約計該酋將次返棹。即先備文照會

告以船鈔一事。尚可奏懇

大皇帝加恩。該酋於九月二十二日。回至上海。接閱照會。即飭夷目士覓威良。往見吳煦等。聲言換約後。所請三事。一將咪

國互換條約。及先照新章徵船隻噸鈔開潮臺兩口等事。通行沿海各口遵照。一照新章。即日定期徵完船隻噸鈔。一於兩箇月內。准開潮州臺灣兩口。皆係約內應行之件。

何以如是轉折。吳煦以華酋在京。

大皇帝准予先行換約。已屬

恩施格外。該酋照覆桂中堂等情願一律辦理。並與通商大臣會同商酌。今之所商。係照案辦事。有何轉折。該夷目則稱前云暫緩施行者。係上海續定章程。非天津原立和約。飾詞狡辯。竟有全行翻異之勢。經吳煦等再三駁詰。始云天津條約。祇要允此三事。其餘不必提及。自申至戌。辯論多時而退。吳煦等察看情形。其意已決。將送到華若翰照會一件稟呈前來。臣察閱來文。措詞既不明晰。語意亦不平正。內有應開兩港。向來現在並將來必有船隻貿易。貴大臣亦風聞之語。則明指潮州。臺灣。已私往貿易而言。其情尤為狡譎。伏查臣於六月間。風聞潮州汕頭地方。有咦夷蘇

里完假充司稅。句結內地奸民。在彼盤踞。冒收關稅。即經
分咨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一體飭禁。茲准兼署廣東督
臣勞崇光咨。潮州汕頭。因抽釐助餉。曾據委員余恩鑅稟
報。有番商沙蔾雲幫同緝私。頗為嚴密。今來咨之蘇里完。
與沙蔾雲對音相近。是否傳言附會。抑另有其人。已飭惠
潮嘉道確查辦理等因。又於七月內。准閩浙督臣慶端咨
臺灣地方。時有夷船貿易。飭據福州府知府照會嘆咪領
事。轉諭各商。勿再赴臺。據嘆夷麥華陀覆稱。嘆商不照和
約交易。非關該領事之事等語。咨請照會該酋諭止。即經
臣照會嘈嚕嘶。俟定議換約後。再飭商船前往。迄今杳無

一覆。並據吳煦等訪得潮州臺灣兩處。各國私自買賣。已
越三年。稅餉全無。從前尚係隱瞞。近時上海船到。竟有明
報潮州臺灣來者。臣竊維潮州臺灣兩口。本係咪酋所請
既經換約。遲早總可仰沐
天恩。前往開市。惟該酋因貿易已久。欲掩其私開之跡。亟請先開。
是尚知尊崇
天朝。心存恭順。若不允所請。則該酋等早在潮臺兩處貿易之
船。亦必不肯撤回。是該夷等轉得自行其便。久將漫無限
制。若准其先開。暎咈各商。援道光年間一律均霑之舊例。
亦必相率前往。惟未換之新約稅則。則斷不任其牽混。似

大權仍自我操。不致有踰範圍。至咪夷新章船鈔。本與咉

咈兩夷微有區別。既據咪酋有其餘不必提及之言。如蒙

允予先開兩口。則將換約後應先完船隻噸鈔。並開潮臺兩口緣

由。明晰宣示。使知格外之

恩。出自

大皇帝。各夷不至自行其便。於體制亦極尊崇。臣因此次來文。並

無請見之語。是以復給一文。仍令訂期至崑山相見。恐其

得步進步。必須與之要約明白。茲據該酋照會。定於十月

初九日前往。臣拜摺後。即日起程。往返不過數日。俟晤見

該酋時。切實開導。除三事之外。均不得另有覬覦。始能代

奏請

旨。而能否允行。

恩出自

大皇帝。須俟奉到

諭旨遵辦。臣 同常後。再行詳細奏

聞。再咲咈二酋。仍無動靜。惟探聞粵東夷商。亦已指告嗒嚕嘶之

辦理不善。各夷商揣度該國王。必將另派人來議和。又慮

中國另生異議。亦必準備兵船同來。其尋釁之處。有不在

天津而在

盛京山海關。計期總在明春之說。

何桂清又奏。再臣前因外國商船。有至登州牛莊。及沿海
各處販運洋貨。甚至裝豆南下之事。當即於接受關防後。
照會各國公使。並咨行各省一體飭禁。附片奏明在案。嗣
准
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尹咨覆照辦。並准前任山東撫臣崇恩
先後函咨本年夏間。曾有外國商船十二隻。在煙臺海口
停泊。近日愈聚愈多。頗有不肯通商。不肯遠去之意。由福
山縣知縣余梠棠請。咨飭各國查明何國貨船。即由何國
飭令回帆等因。復經轉飭署蘇松太道吳煦。照會各領事
確查。茲據稟覆。咈領事伊撻。咪領事士覓威良。據覆並無

船隻赴東。唤領事密迪樂。則以登州口岸。非其所管。有無船隻。實不知情答覆。旋准崇恩來咨。九月十六日。有外國三桅商船三隻。開駛南下。仍將未開之船。設法催開等因。臣查前議條約。本與咪國無涉。今咪咈領事。均稱無船。唤領事則稱實不知情。而船隻屬集煙臺。經旬累月。任意去留。若非奸民與之句結。私相貿易不完稅課。斷無平空逗留之理。就目下情形而論。該領事既不知情。則商船違禁妄行。在我不難設法驅逐。且條約未定。該公使領事等亦無可藉口。而總以地方官先清內奸。自固藩籬為主。除咨明山東撫臣。嚴飭地方文武。協力同心。設法查禁。有犯必

懲。並將商船一律驅逐出境。如敢私行交易。地方官失察

故縱。即嚴行參辦。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咪酋懇請潮州臺灣先行開市一摺。潮州臺灣兩處。各國私自買賣。已越三年。此次咪酋懇請先行開市。亦因貿易已久。欲掩其私開之跡。尚屬心存恭順。自未便執意阻止。俟何桂清與該夷會晤後。妥為籌議具奏。到日再將潮州臺灣開市。並先完船隻噸鈔事宜。降旨明白宣示。此外如該夷別有要求。仍應據理駁斥。毋得率行允許。至所稱暎咈二國亦必相率前往。惟未換新約。稅則斷不任其牽混等語。究係照新章辦理。抑或仍照舊章。著該督於覆奏時。詳細聲明。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咦咈二酋。仍無動靜。惟探聞粵東夷商。指告嗜嚧嘶辦理不善。揣度該國王。必另派人來議和。又慮中國另生異議。必準備兵船同來尋釁。有不在天津。而在盛京山海關等處。計期總在明春之說等語。現在天津海口。河流結凍。將近撤防。僧格林沁。儻能於撤防時。親赴山海關履勘情形。嚴密設防。更為妥善。又據奏稱。外國商船。麕集山東煙臺地方。經旬累月。詢之咪咈領事。均稱無船到東。咦夷領事。亦不知情。恐有奸民假託句結。私相貿易。現在條約。並無登州口岸。該夷本不應至煙臺等處。僧格林沁等。前派李湘棻。會同郭嵩燾。前往山東

各海口查辦此事。不可規目前小利。而開夷船私來貿易之端。

本日已諭令文煜嚴禁該處海口商人私相貿易。如地方官知

情故縱。即著嚴參懲辦。使無內奸引誘。則夷船無利可圖。不禁

自絕矣。

又

諭。前因夷船在山東沿海私販洋藥。並於煙臺地方停泊。疊次諭

令崇恩認真稽查。飭令夷船迅速開行。文煜到任後。復經派員

前往查辦。茲據何桂清奏准崇恩函咨。外國商船。在煙臺海口

停泊。近來愈聚愈多。頗有不與通商。不肯遷去之意。經何桂清

飭署蘇松太道吳煦。照會各領事確查。據咈咪領事賚稱。並無

船隻赴東。喚夷領事。則以登州口岸。非其所管。有無船隻。實不知情答覆。外夷船隻。麕集煙臺。若非奸民與之句結。私相貿易。固免稅課。斷無平空逗留之理。現在登州海口。並未與夷人約定通商。所有私到船隻。不難驅逐。惟驅逐夷船。不若先清內奸。為釜底抽薪之計。著文煜嚴飭地方文武。即將該處海口禁止私相貿易。勿因目前小利。而貽害大局。至一應抽釐等稅。應歸地方辦理者。仍然不廢。但能禁奸民不在海口句引。則夷船無利可圖。自不再至。如地方官有知情故縱弊竇。即行嚴參懲辦。毋稍徇隱。

丙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該夷天
津海口受創。自必仍在天津報復。所稱尋釁不在天津而
在
盛京山海關。難保非虛聲恐嚇。分我兵勢。其準備兵船同來。
議和為名。乘我不備。施其詭詐。
盛京山海關大沽海口。均關緊要。自應一體嚴防。山海關城
垣。距海僅八里許。沿海口岸數處。舟楫不通。是以向無礮
臺營壘。臣僧格林沁由山海關往來數次。道光二十一年。
又經沿海周歷備悉該處情形。無險可守。處處皆可登岸。
難以布置。該夷一經登岸。惟有誘其深入。設法勦辦。而

犄角。該處現有吉林黑龍江馬隊二千名。宣化鎮步隊一千名。擬添調卓索圖盟馬隊一千名。通永宣化二鎮官兵各五百名。共計馬步官兵五千名。以厚兵力。至民間團練。亦關緊要。督飭恆福。前經劄飭候補道柏春。將沿海一帶民團。剴切勸諭。由甯河至山海關。務須聲勢聯絡。互相聲援。該道柏春。即令駐紮山海關。認真校練。以期協助官兵。查山海關監督駐紮該處。呼應較靈。應請

旨飭令該監督就近會同候補道柏春將團勇事宜。妥為辦理。以資得力。兵勇既多。責任亦重。可否

簡派大員統帶。抑或仍交格綳額統帶之處。伏候

欽定。續調之卓索圖盟通永宣化二鎮官兵。均於明年驚蟄以前
到防。其卓索圖盟官兵。應令上次帶隊之協理台吉阿勒
坦提普博木濟特帶領來防。該盟官兵向來技藝生疏。亟
須訓練。擬請
飭派前護軍統領珠勒亨管帶駐紮。以資教練。臣僧格林沁擬於
明年防兵到齊。再行前往山海關。相度地勢。並將紮營防
守機宜。面授統帶之員。至
盛京田莊臺地方。業經修築礮臺營壘。現在防兵若干。礮位
是否足用。應請
飭下該將軍務為籌畫布置。本年春間。曾由大沽海口撥解銅礮

八位。現又將收捐洋鐵礮撥出四位。已派弁由水路運往。交該將軍備用。至該夷既有前赴
盛京之說。必當嚴密堵禦。明年防禦喫緊。該將軍似應統帶重兵。在彼駐紮。以昭慎重。再夷情叵測。亟應嚴防。雖冰泮之後。防務暫鬆。亦不可稍存大意。所有本年防堵官兵。擬請仍留各海口。毋庸撤防。如蒙
俞允。馬步官兵萬餘名。需餉浩繁。冬臘正三箇月口糧。應即設措。糧臺已無存款。本省司庫。已無款可撥。即當趕緊籌備。以供軍儲。並請
飭下戶部。迅速籌撥巨款。俾資接濟而重要需。其各營大小員弁

兵丁。在防將及一年。現在寒嚴冰凍之時。如親老及有事故者。酌量給假。暫回旗籍。仍令於明年驚蟄以前來營。以示體恤。

恆福又奏。竊更有密為陳請者。我

皇上遴派重臣。統師防勦。責任既重。即愛護尤深。僧格林沁自正月到防。盡心籌畫。夙夜圖維。五月間。夷船闖入海口。身先士卒。力保疆圉。苦心定力。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即夷船退後。仍復加意嚴防。自夏徂秋。終日駐於礮洞之內。雖炎天酷暑。不肯自覓清涼。即雨夜風晨。亦不肯稍避寒冷。現已冬令。海風凜冽。寒氣侵人。僧格林沁撫

綏士卒。誓同甘苦。仍不肯棲止房屋。自圖安逸。每日戌亥之間。甫經和衣就枕。寅卯之際。即已興起巡查。自到防後。衣不解帶。足不去履者。已十月於茲。奴才與僧格林沁朝夕相處。知其現因感受海濱潮濕。兩股痛楚。而於沿海一帶。每日必騎馬巡視。從不憚煩。在僧格林沁以海防為重。念念不忘。而奴才目睹其如此宣勤。不自愛護。心竊為之不安。設因海上嚴寒。巡防勞瘁。以致偶感末疾。稍損精神。及至有事之秋。轉恐支持不住。奴才至愚。竊謂非計之得也。夷人受創。既在大沽。則百計報復。亦必在大沽。所稱

盛京山海關等處。尚恐設為疑詞。搖我軍心。為聲東擊西之

計。是

盛京山海關等處。既須星羅棊布。以備不虞。而大沽海防。尤

關緊要。該夷以全力注我。即當以全力應之。現在南北兩

岸各村。距營盤甚近。已勸諭紳民。挑空長濠。築立圍牆。既

以捍衛村莊。即以保護礮臺後路。如來年該夷復敢北犯。

仰賴

皇上天威。僧格林沁調度。再接再厲。挫其兇鋒。從此永固苞桑。不

獨外夷懾服。即中土不逞之徒。亦當聞風解散。其關繫大

局安危。實非淺鮮。督通盤籌畫。再四思維。非僧格林沁。不

足以肩此鉅任。且夷船每抵各海口。必問僧格林沁現駐

何處。畏其聲威。即此可見。似此威望重臣。必當益加保護。
可否請
旨飭令該大臣僧格林沁晉京
陛見。俟覲謁以後。再行到防。不獨本年夷務情形。可以詳細上陳。
即來年局面。如何議守議戰。
宸謨廣運。
指授機宜。僧格林沁有所秉承。辦理更有把握。且於冬令無事之
時。亦可令其稍資休養。至海口防務。督與樂善駐紮津沽。
和衷商榷。遵循舊規。妥為防守。其各營馬步官兵。應如何
留防之處。俟奉

旨後欽遵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遵旨議覆海口撤防各事宜並恆福密陳僧格林沁辦防勞瘁請令入都陛見來春再行赴津各一摺。前因何桂清奏探聞夷人有欲往盛京山海關之說。隨諭僧格林沁於撤防時。至山海關相度防務。茲據僧格林沁奏山海關地方。曾經往來數次。該處無險可扼。設使夷人登岸。惟有誘令深入。聚而殲旃。具見該大臣成算在胸。著俟明春赴防時。再行往勘。僧格林沁自正月到防後。籌畫調度。不辭勞瘁。夏間擊退夷船。大彰撻伐。迄今又逾數月。朕欣慰之餘。將深繫念。現屆節候嚴寒。海水冰凍。俟南來漕船無復到津。即知夷船斷

難駛至。該大臣即帶領京營官兵回京以資休息。恆福著即回保定。以便整理地方公事。所有留防兵丁。統交樂善管帶。仍著嚴密防範。毋得稍涉疏忽。除輪流防守礮臺外。其餘或擇附近地方。令其棲止。以示體恤。著僧格林沁恆福斟酌辦理。仍著樂善妥為彈壓。毋令滋事。應需餉項。前已諭令文煜由山東撥銀十萬兩。趕於年內解到。能否足敷三箇月支放。留防兵餉。應否照防兵開銷。抑或仍照征兵之處。並著查例具奏。至山海關應添防兵。除卓索圖盟兵一千名。本日已飭調。並交協理台吉阿勒坦提普博木濟特帶領。於明年正月底到關。屆時著派珠勒亨前往管帶訓練。其通永宣化官兵各五百名。即著恆福先期

調撥。其由甯河至山海關沿海一帶團練事務。即著傳諭山海關監督會同候補道柏春妥為辦理。無得有名無實。所有兵勇。均交格綳額統帶。無庸另派大員。盛京應辦防務。亦經諭令玉明等豫為籌畫矣。

又

諭。前據何桂清奏探聞嘆佛等國。明春必來尋釁。並有不在津沽而在盛京山海關等處之說。雖夷情詭詐。未可盡信。而思患豫防。理宜周密。現在山海關一帶。業經僧格林沁奏請添撥兵勇駐紮。其盛京之沒溝營田莊臺等處。僧格林沁奏前已撥解銅礮八位。現又撥解洋鐵礮四位。前往。護將軍諒已布置周妥。所

有兵丁。雖有奇淩阿等統帶。不可無大員督率。著玉明俟明春
冰泮時。即督率防兵。並新練之馬隊二百名。親往該處駐紮。並
著景霖激勵民團。以助兵力。如有夷船駛至。即誘使登岸。痛加
截擊。聚而殲旃。毋得稍存大意。

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九月二十二日。抵黑龍江城。途
次接准愛紳泰詳報。據夷目布色依先後文稱。木酋約
於半月後並十數日內外可到。已俟至二十八九日。並無
確信。復節次派員前往海蘭泡探詢。嗣據陸路卡弁馳報
聽夷人述稱。木酋船隻。於初一日駛抵距城百餘里之陷
馬溝地方。棄舟登岸。繞越江城。由左岸徑赴海蘭泡去訖。

隨派員前往。斟詢訂期。該夷目布邑依亦復稱約於三日後。木酋可到黑龍江城。該夷目嗣又給卡官送信。木酋於初二日可到海蘭泡等語。一面派員再往訂期。一面欽遵

節次奉到

諭旨。並查前後情形。暨吉林近日來咨。逐層酌定條款。飭令署副都統協領愛紳泰。於十月初三日。親赴海蘭泡。面見該酋。先行開誠曉諭。並約其偕來。以便詳細開導。詎該署副都統於初六日回城。述稱於初四日。馳抵海蘭泡。即先遣人渡江。探知夷目布邑依已於前二日親往前途。迎接木哩斐岳幅去訖。於初五日。據報布邑依旋回。該署副都統隨

即渡江。親往查問。布色依又稱。未經接見木商。仍無確信。再四追詢。輒稱木商或於中途有事。究於何日到來。彼亦不能定准。該署副都統恐江水阻隔。隨即回帆。現將探詢情形。具文呈報前來。並稱節近立冬。冰牌盛涌。江水將封之際。船隻不能行走。又不能履冰前往。約須旬日之間。水陸信息。俱不能通等語。竊念該商既已捨舟登岸。行止可以自由。且欲見面。何須繞越而行。顯係有心避匿。且屢次探詢。忽遠忽近。忽即忽離。毫無確實言語。惟甫經到任。旋即出城守候。已半月之久。去該商原約之期。已近二十餘日。任內應辦事件。均未清釐。未便在外久羈。業經面飭署

副都統愛紳泰。另行確探。如該夷果由陸路至海蘭泡。一俟江冰凍堅。稍可行走。即速約與會晤。如該酋並不停止。或仍前狡執。俟報到時。再與吉林將軍景淳商辦。現於初七日。摺印回行。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奏。夷酋繞越行走。無由會晤。現擬另行確探開導一摺。特普欽行抵黑龍江城後。據夷目布色依文稱。木酋即可到城。而探聽該酋。已繞越江城。由左岸徑赴海蘭泡。及派愛紳泰。親往海蘭泡。布色依又稱。未經接見木酋。並有何日到來。亦不能定之語。據奏已飭愛紳泰另行確探。而該署將軍擬即回任。原為該酋屢次爽約。未便日久守候。惟夷情詭譎。其

避匿不見安知非豫為狡賴地步果恐受紳泰所言或有含糊之處海蘭泡現已冰凍未能前往仍著設法偵探俟木酋至黑龍江城一帶該署將軍即前往與之一晤將烏蘇哩綏芬地名距其國都較遠不能任其占踞之處詳細開導即未能片言定議亦使彼知中國斷不肯將綏芬烏蘇哩等處許給借住以杜其無厭之求免致該酋回國後明春復來更肆猖獗是為至要

丁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臣於十月初九日行抵崑山該使臣亦帶同繙譯官參鎮西等九員如期而至臣即於是日在城隍廟公所率同署蘇松太道吳煦知府藍蔚雯籌與

之。接晤。該使臣堅以前項三事為請。臣與之再三要約。此
外各條。及上海善後章程稅則。均照前議緩辦。即為代奏
乞
恩。仍俟奉到
諭旨遵行。如潮臺兩口。准先開市。中國亦應設關收稅。並令地方
官。會同領事官。妥議交易合宜之處。以期無礙大局。該使
臣一一首肯。惟求
恩膏速沛。俾得永久相安。發與該使臣照會。尚屬相符。如蒙
俞允先行開市。並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其餘新章稅則等項。仍
俟咲咈兩國定議之後。再議舉行。自應將咪國原定條約

及辦理緣由。咨行各口知照。該使臣面見後。已無異詞。當不致有踰範圍。惟新章伊始。未敢擅便。可否

加恩之處。伏候

聖裁。

何桂清又奏。再臣於起程後。即在途次繕給咪酋華若翰照會。允其如期相見。並先與之要約。俾有案據可稽。亦免多費唇舌。迨抵崑山晤面。華若翰即稱所請三事。如能立予施行。此外皆易商量。否則毋庸再議。臣當答以祇能代

奏請

旨。不敢擅允照行。華若翰又以在京所覆桂中堂等照會。係七月

十二日之事。既已換約。即應一律照約辦事之語飾辯。臣
告以北塘換約之事。議定而後陳奏。既先有桂中堂等照
會一律辦理之議。本應全行緩辦。惟念船隻噸鈔。本與咪
咈小異。潮臺兩口。亦係該國立議於先。是以仰體
大皇帝懷柔遠人之意。訂期相見。並先備文。將此外條約及上海
善後章程稅則。必須俟咪咈兩國定議再辦各節。詳細告
知。約俟收到覆文。再行具奏。如奏
旨允准。即係
恩施格外。斷不可再有干求。亦不得自相矛盾。與之辯語再四。華
若翰始無異言。待以酒食而散。旋據送到覆文。尚無參差。

請於十一月初一日以後。該國商船。均按條約輸納船鈔。

並請俟十月初九日起。扣至兩箇月後。在潮州臺灣開市。

臣因船隻噸鈔。已奉寄

諭。似尚可允。遂覆以如期辦理。仍須彙同潮臺兩口。奏明請

旨遵行。闢華若翰擬接到覆文。不日前往廣東。臣與吳煦藍蔚雯

逐細體察。既將善後章程稅則等項。言明緩辦。止先開兩

口。並完噸鈔。於大局尚無窒礙。如蒙

俯允所請。可期該酋知所感畏。除另行恭摺陳奏外。是否有當。仰

懇

皇上即賜

明降諭旨。以便咨行遵照。再英咈如何情形。華若翰並未提及。其
非代作說客可知。臣不便稍露議和之意。是以亦未向詢。
至英咈受創之後。該國初次回信。總在十月十一月之交。
俟有確耗。再行密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咪國使臣。請將條約宣示各口。先在潮
州臺灣開市一摺。何桂清在崑山與咪唎嘡使臣華若翰會晤。
該使臣堅以宣示條約三事為請。此外各款。及上海善後章程
稅則。均照前議辦理。經該大臣與該使臣要約明白。該使臣惟
求恩膏速沛。俾永久相安。情詞尚屬恭順。加恩著照所請。所有

潮州臺灣兩口。准咪國先行開市。並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其餘新章稅則等項。暫緩舉行。該大臣即行文各海口。一體遵照辦理。其潮州臺灣兩口。應行設關徵收商稅之處。並著會同該督撫妥議章程具奏。

辛酉。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攜印回省。迭次接准督辦夷務之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等詳稱。夷酋木哩斐岳幅於九月二十五日。由黑河口經過。該員等迎阻。登船開導。該酋仍欲到愛琿城副辦等因。該酋既云有所副辦。且覈計日期。已不甚遠。未便徑行回省。隨咨該署副都統愛紳泰再行派員。加意偵探。迭次聽候確信。再定行止。旋於

是日夜間。據報該酋已有信由江左經過。連夜行走。該員一面馳報。一面帶人渡江。前往阻截。得信後隨亦同行。於初九日。復到黑龍江城。是日據愛紳泰回稱。先經遣人迎見木酋。乘車行走。該酋令通事告稱。並無與黑龍江應商事件。因行走甚急。不能等候見面。嗣經該員令人阻截。該酋始下車至道旁屋內暫歇。令其來城會晤。該酋執意不見。並聲言途次非辦公之處。且亦無商辦之事。如有會商事件。可到海蘭泡再說。復欲與語。該酋不答。驅車而去。該員阻之不聽。是以回城籌商。並聲稱江冰凝結益甚。勉強撑拒過渡。屢被冰牌撞擊。幾於覆墜等語。伏查該夷往來

船隻。自交霜降後。均已停泊不行。其火輪船。亦皆擇地守凍。該員所稱難於涉渡。係屬實在情形。惟木酋業經回抵海蘭泡。開導各節。均未及與之商辦。若俟封江後再行前往。恐該酋不肯停待。反復籌維。勢難稍緩。是以復飭愛紳泰。攜帶酌定各款。冒險渡江。至海蘭泡與該酋晤面。十二日。該員回城面述。於初十日。馳抵海蘭泡對岸之黑河屯。次日巳刻渡江。與木酋見面。初尚謙和。有喇嘛阿瓦庫瑪業金幅識通華語。該員向其宣述俄國與

中國自康熙年間分定界限。黑龍江左岸。原非俄國應占之地。現在准其將空曠地面。並闊吞屯奇咭等處。借給俄國

流民棲止。且許在江面行船。已屬
大皇帝格外加恩。爾等不應背約。又驀越黑河口。强進烏蘇哩綫
芬地方。蓋房侵地。屢次恃強。不聽攔阻。殊非和好之道。亟
應及早撤回。嗣後人船。不得任意游駛占踞。即江左地方。
亦應就現在占踞之處。劃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再有展
占。並將闊吞屯奇咭等處。與吉林委員立定四至。庶彼此
清楚。免傷和好。三姓地方。並非馬頭。無可通商。不宜再往。
詎該酋聞之。輒即忿忿喧嚷。令咧嘛傳述。膽敢妄言。該處
原係俄國地界。不但已去者不能遷移。此後尚有續來人
船。並在興開湖。圖門山等處建房安礮等語。該員復向開

尊。該酋氣忿轉加。怒目拍案。愈形桀驁。令喇嘛述稱非用
槍礮。斷不遷移。並令將黑龍江左岸之烏蘇哩卡房拆去。
該員答以斷難允准。該酋復稱如不拆去。我必令人拆毀。
又言明年必在黑龍江城對岸。建蓋房間。修立礮臺。言畢。
即令將其隨從夷官喚進一名。神色兇猛。指稱此係我國
管礮將軍。可與識面。且宜防備。該員見其勢益虛驕。隨亦
反顏相向。怒言既稱兩國和好。何當議事之初。出此無理
情狀。動以槍礮相嚇。中國豈無利器。祇以
大皇帝寬仁慈惠。不准殘害生靈。是以善言開導。若必欲恃強。豈
無辦法。該員亦將隨帶之佐領諾們德勒和爾喚進。向該

夷告知。此即我之所屬管轄之員。爾等亦可認識。該夷等見其身材雄偉。共相起立環視。該酋亦轉顏作笑。點頭不已。並親身給酒。令其與夷人各飲一杯。互相認識。且以前言為戲。該員又令喇嘛傳述。仍將前事訂明。並約到城會見。該酋告稱江省並無可議事件。如爾將軍有權。能將綏芬烏蘇哩地面交給。即與會晤。否則無須見面。該員復傳述前言。向其再三開導。謂綏芬烏蘇哩。地屬吉林。並不與俄國連界。前任將軍副都統。因辦理不善。已經懲辦。皆緣爾國恣意妄行。爾心當亦不安。且自爾辦事以來。江路已准行走。闊吞屯奇咭地方。並江左空閒地方。已准借居。爾

之功勞。已不為小。如必欲強占烏蘇哩綏芬地方。該處人民。亦不相讓。若再恣意橫行。因此有傷和好。豈不可惜。康熙年間兩國訂約。鳴礮誓天。神明鑒察。爾宜三思。毋負當年舊約。方為永敦和好之道。乃該酋俱置而不聽。並喇嘛亦不為傳述。再欲與言。該酋即轉入別屋。不復出見。延至戌刻。該員始趁月色渡江到城。面述前後情形。並具文呈報前來。除面飭署副都統愛紳泰嚴密防維。暨咨商吉林將軍景淳通長籌計。並同任興副都統那數德悉心商辦外。已即日起程回省。

硃批。另有旨。該夷虛言恫喝。是其慣技。羞赧無詞。即兔伏鼠竄。惟

賴汝等堅持定見。莫墮其奸說術中。方為妥善。將來即使用武。俾該夷知天朝仁義兼備。釁非我開。雖制勝未必確有把握。斷不至為犬羊之類所訾議。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特普欽奏。俄酋繞越黑龍江城行走。未得會晤。擬同任另加偵探。當經諭令特普欽必須與該酋會晤。以免其有所藉口生釁。茲據拜摺後得信。木酋復到黑龍江城。即令署副都統愛紳泰。阻截木酋。木酋不答。驅車而去。復飭愛紳泰至海蘭泡與之會晤。並詳加開導。該酋雖未見聽信。而綏芬烏蘇哩等地方。中國不肯借給居住之意。已明白宣示。特普欽尚未接到前次寄諭。所辦尚相符合。惟該夷虛言恫喝。是其慣技。

該將軍等須堅持定見。勿墮其奸詭術中。方為妥善。現在江冰凝結。愛紳泰船幾覆墜。該夷船隻亦難行走。惟明春必有續來船隻。且有於黑龍江城對岸建房安礮。並拆毀卡房之說。不可不嚴密防維。現距冰泮之時。尚有三月。特普欽等正當趁此暇日。豫籌布置。為未雨綢繆之計。庶免臨事張皇。應如何布置之處。迅速奏明。至該酋既稱。並無在黑龍江商辦之事。其意專在吉林。所有三姓地方。夷蹤屢往。明春恐有舉動。必須加意防範。勿令該夷占踞。得有挾制。景淳當呢揚阿等。仍遵前旨。密令城鄉團練。並趕緊招集攬頭人等。於明春先行開墾。作為居民防守地方。特不可先行開釁。俟其肆擾。方與相拒。但須誘之登陸。

勿與沿江及舟中爭鬬。我既人眾。彼必喫虧。然後官為調處。使該夷知眾怒難犯。天朝仁義兼備。釁非我開。免致得步進步。要求無已。此中操縱機宜。全在該將軍等豫為籌畫。斟酌辦理。至此次木首經過黑龍江。並未與特普欽會晤商準。惟恐該夷復往吉林等處。或景淳見面。抑係派員前往開導。其如何情形。現在辦理團練招集攬頭等事。著景淳詳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